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雖說花朵凋零、開放有其循環的週期，但總愛使用「花落花開」一詞甚於「花開花落」，因為這是在黑暗中邁進光明的希望感覺，可以為人帶來努力、奮鬥的力量。在這科技日新月異、資訊爆炸、社會體制變遷迅速的時代裡，與過往的生活環境有巨大的差異，容易讓人覺得迷惘、困惑，但不能否認的，因為變革的可能，使得「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愚蠢的年代，也是極富智慧的年代；這是絕望的冬天，也是希望的春天（改寫自 Dickens 《雙城記》）」就因為存著一絲的希望，才得讓生命努力延續下去，而影響人類生活極大的教育也是這新時代中重要的課題。基於對教育這項重要課題的關注，各國教育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開，我國在這次教育改革中的浪潮亦未曾缺席，1990年代起即有各項教育措施因應實施，本研究將以此為重要根基，嘗試討論影響此次教育改革甚鉅的課程統整議題，藉此提出從事教育革新的相關建議。

### 壹、研究動機

國家發展的潛力植基在教育，因此許多先進國家均致力於教育的發展與改革，諸如美、英、澳、日、中國大陸、香港等國家與地區，皆在1980年代經由調查、討論、會議及立法等各種方式進行不同型態的教育改革。在這樣國際教育改革的脈動下，台灣亦不落諸國之後，在1990年代推動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而改革重點不外是在影響教育內涵、精神極深的「課程」上著力，如在1993年9月20日修正發布且於1996年8月實施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讓國民小學課程趕上了教育改革的列車；而1994年修正發布並於1997年實施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更讓國民中學課程透顯出新時代教育的曙光，此外1998年9月30日公布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則是將課程的銜接性需求做了最直接的表述，使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有進一步的連結與銜接，讓

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內涵及課程間的斷層有了聯繫的橋樑，使得國民教育發展邁向新的旅程。在這新時代教育理念的啟發之下，本研究的研究動機有如下的開展：

## 一、九年一貫課程與課程統整

教育部在 1998 年 9 月 30 日公布了 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正式啟動了台灣二十世紀規模最大的教育改革，而在此改革中，亦反應了五項重要的教育理念，即學校本位、課程統整、空白課程、能力本位、績效責任等。希望能以學校為中心，發展具學校特色及意義的課程，且以統整的學習領域彌補以往分科教學的缺失，更進一步提供較多彈性的時間及空間以推動教師專業自主、發展學校與班級課程，以期培養現代公民基本能力，並以學力指標的訂定加強學校與教師的績效責任（陳伯璋，1999）。

在以上所述的教育理念反映在實際教育現場中，不難發現其中尤以課程統整此一理念格外受到關注，因為它所牽涉到的是原有各學科彼此間知識 觀念的互為流通，影響現有的學科教育體系甚鉅，黃譯瑩(1999)提及從教育部對「七大學習領域」的規劃與推動的過程中，可以發現課程統整在此次九年一貫課程中受到極為直接的彰顯及關注，而黃炳煌（1999）更宣告課程統整即是此次課程改革重要特色。此後，更有許多學者針對課程統整的理論與實施發表看法，因此從教育部對課程的直接關注及作為、學者們的檢視等方面，可知課程統整在此次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重要性。但究竟課程統整的意義及內涵為何？其發展的理論基礎又如何？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一。

## 二、國內外課程統整的相關討論蓬勃發展

課程統整的觀念由來已久，但隨著進步主義教育學者的衰微，而隱沒了好一段時日，不過在 1980 年代課程統整再度出現在專業文獻和研討會的議程上（Beane, 1997），Jacobs（1989）、Fogarty（1991a）、Beane（1997）等多位學者亦在 1990 年代帶動課程統整此一主題的熱切探討，

且在兩岸三地之間，黃宏偉（1995）、黃甫全（1996）、黃炳煌（1999）、陳伯璋（1999）、楊龍立和潘麗珠（2001）等多位學者亦投注在此一主題探究，可知課程統整受到相當大的關注。

基於國內外教育環境及學者觀點的不同，對於課程統整的討論也有不同的範疇及詮釋。20世紀60至70年代的英國曾主張跨學科的語言學習（Language across curriculum），打算將小學生的基本語言能力藉由各學科來培養，而在1921年至1926年發展的林肯學校即是傾向學科與兒童生活經驗的整合，可看出國外對於課程統整的觀點多是傾向跨學科統整，或是關涉於自然、社會和人類重大問題的問題中心的統整設計（徐玉珍，2002）。

而兩岸三地的課程統整發展，徐玉珍（2002）則提出中國大陸偏向從學科角度從事課程統整，因為其課程統整的主要落實項目——社會和科學——兩門綜合學科，在大多數學校的實施下，仍帶有濃厚的學科色彩，如將綜合實踐活動劃分為生活實踐、科技實踐及勞動實踐等。在台灣的課程統整實踐，則較偏向主題式的統整，其方式即是以一個主題聯繫不同的學科或概念，但在許多學校亦常將課程統整與學校本位課程做一總體的融合（徐玉珍，2002；楊智穎，2001）。在香港方面，則是因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在《課程統整計畫》中提出平行學科設計（parallel discipline design）、多學科設計（multidisciplinary design）及跨學科探究設計（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design）等三種主要的課程統整模式，且在學校層面落實上，亦有主題式課程統整的設計及學校本位綜合課程的開發，所以呈現出一種相當折衷的實踐方式（徐玉珍，2002）。

雖然國內外課程統整討論有不同的詮釋及發展，但可知課程統整仍是受到相當大的關注。而課程統整的要素與模式各有何具體內容？呈現出何種面貌？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二。

### 三、國中國文科課程發展的需求

國中國文是我國國民教育課程中發展歷史已久的一門學科，在傳統教學知識與方法著重聽、說、讀、寫及考試傳統的情況之下，國中國文科的課程發展似乎已呈現一種相當固定的模式，如何展現國文科課程發展的活力，已有許多教學專家及學者試著從教學方法上，從事國中國文科課程發展的創新。潘麗珠（2001a）在《國語文教學活動設計》一書中，指出各項可供活化國文課程發展與教學的策略，例如藉由模擬廣播劇的方式，對於文中主角的聲音、表現做一別於書面文章的呈現方式；或是不僅停留在對文章描述的想像，而是藉由老師的教學讓學生與文中所論述的實物有進一步的接觸。研究者亦認為對於國中國文固著的課程發展情形的突破點，應是試著從傳統國文科課程發展的侷限及疏漏點——過於著重學科知識的傳遞及相關技能的培養——著手，且應更積極地將國文科課程發展與學生需求、生活有所連結，勿使學生所學習到的知識、觀念為一種破碎、無意義的呈現，而此一觀點的展現即與九年一貫課程所重視的「課程統整」理念有相當大的關聯。

如前所述，課程統整觀念的發展由來已久，只是在配合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情形下，課程統整的理念受到更多的關注。而「課程統整」在國中國文科課程發展中亦早已存在，諸如國文科中修辭、文類的聯想與連結、教師於教學活動中強調情意陶冶的部分，或是課程內容中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連結，這些教學活動在許多國中國文教師的教學歷程中時常出現，但許多國文科教師認為國文教學本應如此，並未察覺此即國文科課程統整的體現之一，究竟國中國文課程統整的意義及內涵為何？而國中國文科教師對課程統整的看法為何？於單科課程統整的教學實踐上有哪些呈現方式？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 貳、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 一、探討課程統整的概念。
- 二、深究國中國文科課程統整的意義及內涵。

- 三、分析目前國中國文教師課程統整實施的作法及經驗。
- 四、歸納研究結果，並提出國中國文教師實施課程統整的具體策略。

## 第二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主要名詞「課程統整 ( curriculum integration )」又名統整化課程、統合課程、統整課程 ( integrated curriculum )，其定義相當分歧，國內外諸多學者的見解也不盡相同，本研究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對於課程統整的概念、要素與模式有詳盡的探究，此不贅述。但在名詞釋義中仍須對課程統整作一界定。本研究所稱之課程統整主要係指領域內的統整，亦即一般所稱之單科統整，針對國中國文教師課程統整實施的理念、作法及經驗進行探究。在內涵上則包括教師課程統整的理念、教學活動的設計、課程教材內容的選擇與組織及教學評量的實施等，使學生所學的知識內容能與生活經驗關聯且更具有意義性及應用性。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國民中學國文教師從事課程統整為主題，研究範圍則關涉台北縣市六位國中國文教師在其教學歷程中實際從事過的國文課程統整實例與經驗，或與其他國文教師一同合作發展國文課程統整的經驗，並透過訪談教師與解析教師教學檔案以建構本研究。

###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為求能夠深入探析國中國文教師課程統整的經驗與作法，因此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基於時間與能力的考量，故以台北縣市國中國文教師共六位為研究對象，其他地區可能有從事國文課程統整成果亦相當豐碩的教師，本研究實無法完全納入，因此不免有遺珠之憾。

